

书写时代生活

□艾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回顾自身的文学之路,可谓用一根针挖一口井,慢慢地发掘着生活的甘泉,深以为自己的作品尚不能回报支持我关心我的父老乡亲,让自己感到欣慰的只有一点,就是我的笔一直聚焦于时代生活。我写带着岁月痕迹面对时代挑战的《额勒格》,写过为保留文化楔而不舍的《我是马鞍巴特》,写过积极融入现代生活的猎人妈妈《游猎之地的你》,写过回草原创业的《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写过面对生活冲击坚韧不拔的《锯羊角的额吉》,写过了保护一片野芍药不惜流血的旅游创业者赵红松,写过常年工作在深山老林,每天要上下26米高防火瞭望塔15次的护林员,写过救助野生狼的牧民阿巴嘎……

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写了一位老牧人面对崭新生活的感悟和禅变,长篇报告文学《春风染绿红山下》则集中展示了16个普通人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

人民的实践,人民身上的信息,总是意味着时代的大主题。在每一次深入生活和写作中,我的心灵都会被笔下的人物深深打动,他们的艰难困苦,他们内心的明朗和高尚,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怜悯,他们的聪明智慧,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他们在历史进步中留下的足迹,让我深思,也让我开明。可以说,每一次对人物的发现,让我收获的不仅是故事,还有全新的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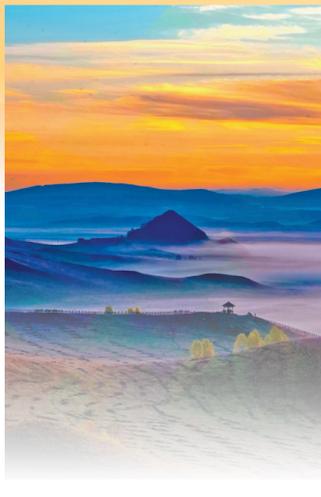
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的创造远远大于文学的想象。在深情回望内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之际,我们也迎着更遥远的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坚信,文学是深刻而持久的精神产品,它所具有的对人类心灵的陶冶和提升功能是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的产生,都不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创作须经千锤百炼,走进读者内心,也要经过披沙沥金的选择,每当我阅读那些高屋建瓴的作品,我都会产生一种创新的冲动,砥砺自己从高质量文化建设的意义上,将自己这一滴水,融入时代的大潮,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力争写出具有美学光彩和文化底蕴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接受人民的检验。

北疆大地,是一个生态的博物馆,也是一个文化的大观园,更是一部新时代的宏图画卷,需要有精品力作与之相得益彰。近年来,我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很好的势头,文学氛围逐渐浓郁,不同年龄、不同代际的作者队伍均活力焕发。

我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内蒙古日报文学副刊《北国风光》,经常推出精品力作,这一切都证明了我们的日益进取,也孕育着未来的辉煌。

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除了作家的努力,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文学创作的群体越大,文学氛围就越浓,越能推出高艺术水准作品,推出拔尖人才。

据我在文联工作30余年的肤浅体会,文学期刊对青年创作者具有育苗的作用,很多文学名家也都有在基层期刊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经历,内蒙古日报等报刊的文学副刊,以及盟市文学期刊的作用不可低估,我们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汲取一些经验,从基层投入,从文学副刊入手,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北疆风韵

李昊天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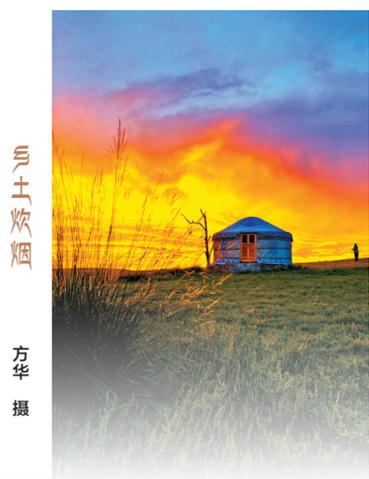
情怀絮语

张成林 摄



且听风吟

汤青 摄



乡土炊烟

方华 摄

“北国风光”风光无限

□张锦彪

是草原的绿,蓬勃茂盛,白也是草原的白,汪洋浩瀚。于是,绿白相映,草湖一色,天地共生,美不胜收。”简短精湛的文字,特色鲜明,堪称古老的草原情调与现代社会理想特质的完美融合。日常的笔调中不失凝练深邃的优美,北疆文化的内涵隐约而清晰。之后又陆续写出《乳香茶韵情绵长》《十月的欢歌》,更从草原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提炼了“青草的清香”“野花的馥郁”,以及“羊肉串诱人的烟火香”“奶茶飘出的氤氲慰藉”,凝练出“草原便有羊群悠悠,牧歌四起;草原在,便有炊烟袅袅,奶茶香飘。”地域特色与民族特点兼具。而“盛大十月,是一种昂扬。祖国大地上,到处荡漾着奋进的旋律。”更使自然与人文交融,创造了一种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的独特的节奏和氛围。

又如钟颖,从《春和景明》写到夏日的《河口食事》,又写到秋天的《河岸晓风》。在内蒙古西部黄河套地区一年四季的风景、风物、风俗中,独有一股乡土气息和乡情韵味,作品中,作家惟妙惟肖地描绘了黄河流域的文化习俗和饮食习惯,鲜明地呈现出人文特征中的地域特点,写出了自治区各民族不同的风情风习和共同意识意向。各民族生活上的交流、意识上的交汇,必然带来理念上的交互、文化上的交融。

另外几位作者的持续创作,也始终与北疆文化的弘扬、传播联系在一起。为读者创造了一种其他专栏没有的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叙事节奏与审美状态。如王建中的《悠悠峡谷》,写峡谷中群山环绕、雾岚浓重的“白头浪”,写石峰似鹰、暮岚横滚的“鹰嘴兀”,写天地隙口、石水对峙的“蛇拐子”,写出三个地点各自的“悠悠”韵味。另两篇《长河晓天》《千里比邻》,前一篇,从《胜州令》词牌写起,转入清朝康熙帝在鄂尔多斯巡视,完成了平叛噶尔丹的战略部署,复渡黄河的历史故事,意在讲述“走西口”由此开始。后一篇,尽情书写现代小城薛家湾。作品中,自然与人文交互交替,历史与现实延续延展,意蕴深深,充实知识,又启迪思想。

又如冯黎晖的《寻迹宝格达山》,写宝格达林场由伐木到护林,《等待与重逢》写前年秋季飞临锡林湖的两只白天鹅的遭遇,都反映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展现时代的进步。再如王玉玲的《风过科尔沁》《义和沙拉底色》,林子的《悠悠老哈河》《流淌不息的西北木伦河》,林殿波的《布日固德的牧场》《巴特老白马》,都几乎写下了内蒙古大地上的一切——草原、乡村、河流、湖泊、牧人、马牛羊等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交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渗透,鲜明鲜活地显示了北疆文化的力量。

主打文字之外,节奏明朗、节拍响亮的小诗、组诗,也都各有内涵、各具声韵。如戈三同的《风览北疆》,镌刻着诗意的辽阔,高朵芬的《在家乡的原野上》,登高走低,遥望俯瞰,视野阔大,形象生动,都讲述着扎实的北疆风貌,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错落有致、离奇有趣的散文诗,如李富的《冰雪起舞》、燕南飞的《人间烟火》、北城的《一扇辽阔的窗》,也都洋洋洒洒、曲曲折折地写来,更使“北国风光”景观独具,光彩照耀。

有的作者,随心随意、随感随发,如女作家安宁时常写一些随笔短文,也激励广大读者参与报纸副刊写作,使《北国风光》更具大众性、现代性。

细细阅读,还可以读到科尔沁沙地上阿什罕人治沙的《流淌的诗行》(素心),看到准格尔召镇《绿色在蔓延》(孙改群);偶尔还会走进呼和浩特市《丁香花开时节》(李占川),也会因走近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而有了《达日罕乌拉印记》(于丽红);甚至在河套小镇上遇上《会唱歌的锯子》(运计彬),在大西北天空中看见唐代诗人描绘过的《金河拂云》(我来),真正呈现出《一草一木是乡愁》(李富)的情愫,文中写道:“站在高处眺望远方,历史的烟云仿佛就在眼前缭绕。……这片古老的土地承载了先民的智慧与汗水,见证了文化融合和民族交融。”

“北国风光”风光无限。风光旖旎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已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把诗行写在北疆大地上

□北琪

在莫日格勒河畔采风时,我们发现一处敞开式的马厩。有人提议来一场即兴的马厩诗会,每个人朗诵一首诗,一定要与马有关。于是,一匹骏马从诗人们的口中飞奔而出,与草原上的马群汇合,给陈巴尔虎草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与陈巴尔虎草原不同,兴安盟的乌兰毛都草原属于杭盖草原。这里有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森林,有九曲十八弯的乌兰河,有淡淡的花香、浓郁的草香,像一幅写实的山水画,更像一首深情的诗。那些不知名的草,总是默默无闻而又坚强不屈,让人感受到生命焕发的力量,甚至在车轮下喘息,都不忘一次次顽强地站立起来,令人心生敬佩之情。热烈的山丹花,给人向上的信念。纯净的乌兰河,照亮草原人生命的旅程。我在《乌兰河的光亮》一诗中写道:“一条河把生灵放在心上/于是牛羊成群,草木茁壮/一条河,把大海藏在心中/就有浪花飞溅,波涛汹涌/高举虔诚的意念,并风雨兼程/一条河,有了信仰/便会向光而生。”

在乌兰毛都草原,躺在小木屋里,透过窗子仰望星空,星星格外明亮,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草香,深呼吸,顿时,沉醉!在这里,可以“揽清风在怀”,可以“枕星月入梦”。乌兰毛都,不仅是一片草原,更是心灵的归宿。

动人心弦的诗歌,必然会经历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心感悟生活,然后把诗意呈现于眼前这样一个过程。

我曾随户外群在阿尔山穿越原始森林,踏着没膝的积雪登山7个小时。苍茫的雪一尘不染,让人心中升腾起诗意。我不禁思索:或许,在这场大雪下面/有无数脚印,已被雪白和苍苔覆盖,或许/我的脚印也将被另一场大雪/抹去。

在森林偶遇一只松鼠,紧紧盯着我手里的松果,不肯给我让路。于是,我愿意向一只松鼠表达歉意。我亲眼看见,一条河在源头就被一些碎石、土块拦住去路,所以我写出:每一粒尘土,都是罪魁祸首/每一双手都难辞其咎。我敬佩樟子松的风骨:所有的樟子松都仰望蓝天/把力量积蓄在脚下/

从不关注一棵草的野心。我同样理解樟子松的不易:我们习惯了赞美它的树干多么挺拔/它的枝叶,多么坚强/却看不到它伸展到土壤的根/正在黑暗中摸索。

原始森林根本没有路,领队趟着雪往前走,后面的队员就会省一点力气。走了大约五个小时的时候,领队发现,前一天探路时系在树上的红布条已随风飞走。导航没有信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找不到方向。此时,太阳降临,轻而易举解救一场危难。我们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顿时疲惫的身躯又有了动力。这天然的向导向人们宣誓: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何其渺小。望望天空,被乌云遮挡了无数次的蓝,被雨水洗过无数次的蓝,在原始森林的上空,是多么凛冽而纯净。

说到阿尔山,不能不说五里泉和杜鹃湖。我曾多次到五里泉,看一批又一批人虔诚地用手捧水喝,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只因那些泉水还没有经历礁石的阻拦和杂草的纠缠,还没有学会弯腰儿,更没有机会变得世故。只因这泉水的根是低于泥土的意念。我也曾在杜鹃湖畔写下:湖底长出的思念/像岸边的杜鹃一样茂盛/风一直在唱,唱它的似水流年,唱它的/阴晴圆缺/它只是用了心,而听歌的人/却动了情。

位于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五角枫自然保护区,是北国风光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庆期间来一场自由的追枫之旅,诗意自在在心间流淌。行走于五彩斑斓间,关于固伦永安公主的美好传说,一直在脑海中浮现:身着盛装的公主在夕阳下的枫林中遥望故乡,悲凉与温情共存,宛如一幅天然的油画,醉了天地,醉了心。我在枫林里回望一抹红,思念之情总是挥之不去:若有一天/青山妩媚,白云锋利/我会将所有相思/放在秋风的肩上。

有朋友曾问我:是不是诗人看什么都充满诗情画意?作为写作者,我会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一草一木,甚至别人容易忽略的点点滴滴,我都会用心聆听它们的声音。就好比新闻记者对新闻素材的敏感,摄影师对光影、色彩、构图的敏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的事情。

继续在辽阔、苍茫、静谧、斑斓的北疆大地行走;继续用心感悟,把诗行刻进生命基因里,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家园,用诗歌说出心中的爱。

北国风光



一幅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 犁夫 摄